目录

[《神通妙用》神通有無之辯 1](#_Toc73973772)

[《神通妙用》什麼是神通 2](#_Toc73973773)

[《神通妙用》法身神通 3](#_Toc73973774)

[《神通妙用》報身神通 3](#_Toc73973775)

[《神通妙用》佛對神通的態度 4](#_Toc73973776)

[《神通妙用》修來的神通 5](#_Toc73973777)

[《神通妙用》幻境相似神通之錯誤 6](#_Toc73973778)

[《神通妙用》正定所發之通明 8](#_Toc73973779)

# 《神通妙用》神通有無之辯

一般學佛學道的人們，在開始的時候，內心多半都懷有一種神祕的觀念。換句話說，就是因爲這種神祕的觀念，才促使他們學佛學道，也可以說，探索神祕就是他們學佛學道的動機。

普通人對於佛道的問題，有些是採取不信的觀念，有些是抱着懷疑的態度。不過，不論是相信，或者懷疑，隨之而來的，都免不了神祕的心理，因爲宇宙間的許多事理和知識，都不可能只憑見、聞、覺、知去思量而獲得結論。也就是說，宇宙間的事，有許多是不可知的，這種不可知就是神祕的根源。

佛法本來是很平常也極實在的，佛法所談論及研究的範圍，是心性的道理，以及體性的「空」和「有」的真實意義。如果說到學問和修道，毫無疑問的，佛法是最高最圓滿的。但是，在佛經的記載中，卻摻雜了許多有關神通的說法，而且說得有憑有據，就像是演義小說中的神話一樣。一般衛護佛教的人們，對這種神通的說法極力支持；而一般詆譭佛教的人們，則認爲神通的說法，純屬荒誕。

其實，不僅是佛教的經典摻雜了神通和玄祕，其他所有宗教的學說，都具有很深的神祕性。佛經中所說的神通和鬼神，含有權威和真實兩種意義，而其中的區別，什麼代表了宗教的權威性，什麼代表真實性，則又各有各的說法，不盡相同。

在中國的佛法中，禪宗屬於中堅宗派，也就是說禪宗是很重要的宗派。禪宗的說法，認爲心、佛和衆生是三位一體，毫無差別的。這種說法，似乎已經完全擺脫了宗教的神祕色彩，而成爲一種崇尚真理的學說。

在禪宗談到心法的問題時，觀念是隻要悟見心性就是佛了；而按照佛經來說，凡是佛，都具備了各種神通。照這樣推算下來，我們就要問，禪門中悟道的人，既然算是佛了，那麼他們是否就具備各種神通了呢？以往的禪門大德，確實有許多人是具有神通自在的，現在的禪門之中，真有神通自在的人嗎？

有些人，將佛法當作一種學術思想，這些人心目中對神通另有看法，他們認爲，神通只是一種權變的說法而已，根本不必加以討論。更何況，釋迦在世的時候，對於神通是極力反對的。關於這一點，在戒律中有明文規定，任何人如果愛好談論神通，就算是病態的行爲，或者被列入魔道外道的名單，大家都要羣起而反對他了。

近來有一位大德，對禪宗極力批評反對，他揚言道：誰能見性？我就不相信真有人能見性，如真有人見性，就請他出來表演一下神通，來做一個證明。如果他真的見了性，怎麼頭頂上沒有圓光？也沒有長成丈六那麼高？更沒看見他的六種神通自在呢？

但是，如果和這位大德談佛理的話，他又極力反對妄用神通，認爲施展神通是犯戒的。

這位大德的見解，實在模棱兩可，令人不能明白，因爲照他的說法，有神通就是荒誕，無神通又不能證明是悟了道。聽起來，這種說法真像是開玩笑，等於說，如果太陽出來了，就是慧日增輝來描寫，如果下雨的話，就用慈雲法雨來形容，反正全憑他個人隨便說，兩邊都對，全是兩可的話。請問，佛法怎麼可能是模棱兩可的說法呢？

這位大德的話，頗像明末清初文人顧亭林的說法。顧亭林在他的《日知錄》中認爲佛所說的法，就像是兩個水桶，一個桶裝滿了水，另一個是空桶，把這一桶水倒入另外一個桶中，再倒回來，反正倒來倒去，就是這一桶水而已。前面所說這位大德的言談，就和顧亭林的話差不多一樣。

這位大德對學禪的人的詆譭和批評，只是以個人的好惡之心爲出發點，他的話，聽起來實在不算公允，因爲基本上的見解錯誤，尤其爲了批評學禪的人，而影響波及到禪宗，更不合情理，所以不必同他爭辯。

密宗和道家，本來是隻管修行學道，並不談論有關神通的事情。可是，當他們判斷學人的成就程度時，又都是以神通作爲衡量的標準。這種態度和見解，也實在算是荒謬了。

密宗認爲，禪宗和其他各顯教的宗派，有關修行方面，都沒有修氣脈的方法，因此絕不能達到「即身成就」，當然也就沒有神通的發生和能力了。

道家則認爲，佛法只知道修心修性，而不知道修身修命，所以也不能達到「形神俱妙，與道合真」，當然也不會有神通。

這兩種說法，差不多是一樣的。由此看來，如果想在義理方面，對如來藏性加以求證，是多麼困難和不可能。近些年來，歐美的學者們，對印度的瑜珈術（常見於各報紙和刊物）及催眠術等都極重視，就是因爲他們覺得神通是可信的事實，只不過學佛的人達不到神通的境界而已。

本文選自南懷瑾《禪海蠡測語譯》

# 《神通妙用》什麼是神通

爲了消除大家的懷疑，特別將有關神通的事情，隨便說一些作爲參考。

什麼是神通？神通又稱爲神通力。有關佛法的術語，都有一定的含義，不可能隨便亂加解釋。「神通力」三字，先由名詞來解釋它們的含義。

神的意思是妙用不測，通的意思是通融自在，力的意思是力用，三個字連在一起，就是有不測妙力能變融通自在的意思。也就是說，一種奇妙莫測的能力，可以任意變化應用的意思，這不就是神通嗎？

神通是由得定、得慧力而產生的，在《法華經》序品偈中說：「諸佛神通，智慧稀有。」

佛經上所說的神通，有一種說法是十種神通，有一種說法是六種神通（簡單稱爲六通）。不論是十種或六種，都是數字而已，不必計較，現在只討論六通，因爲六通實在已經包括全部神通了。

六通就是：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、神足通、漏盡通。

《法華文句》三之一，討論神變說：「神變者，神，內也；變，外也。神名天心，即是天然內慧。變名變動，即是六瑞外彰。」

《法華義疏》三：「神變者，陰陽不測爲神，改常之事曰變。」

《法華玄贊》二：「妙用無方曰神。神通變易曰變。」

《孟子》：「大而化之之謂聖，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。」

這是一些有關神通的解釋。很明顯，關於神以及變化，還有陰陽不測等解釋，都是採用《易經》的定義，認爲天心就是神的意思，是採用道家的說法。

如果我們天然內在的智慧能夠發展到通達一切的時候，自然就可以明瞭陰陽的道理和變化，進一步也就可以掌握天地間的變化和滋生了。

以上的各種說法，簡單歸納起來，可以給神通下一個定義。就是說，如果身心內外能夠通達，毫無障礙，而神又能自由地產生各種變化，就是神通。

關於神通，在佛法中分爲兩種：一是爲法身神通，另一個是報應身神通。

本文選自南懷瑾《禪海蠡測語譯》

# 《神通妙用》法身神通

在談到法身神通之前，我們先要明瞭什麼是法身？法身意思就是佛的法性身。

那麼，什麼又是佛的法性身呢？法性身就是佛與衆生，以及宇宙間的一切，有同一的如來藏性，也就是本體的意思。換言之，法性身就是宇宙萬有（包括了佛與衆生）的本體。

按照佛經的說法，一切衆生本來就具有佛性，不但佛具足法身神通，就連一切衆生，凡是心物的顯現表達，都是神通神變的作用。這就說明一切衆生也是有一些神通的。

爲什麼說一切衆生心物的表現也算是神通呢？因爲佛與衆生及一切的萬有的本體，本來是空寂的，這個空寂的本體，又是看不見的、不可知的，更是不可思議的，不能夠用心去思想，不可以用言語來表達的。但是這個不可知、不可思議的本體，一旦動起來，發生了作用，就生出了世間萬物，其變化是無法測知的，這豈不就是神通變化嗎？一切衆生既然也是這同一個本體，所以衆生一切的顯現也是屬於神變神通了。

所以說，一切衆生本皆具足法身、神通，一切都是本來就有的，既然自己已經具備了圓滿的一切，又何必再向外面去找呢？

不過，如果一個人的見、聞、覺、知，除了能夠使自己的心和身體，產生思想和行動之外，進一步，還可以對身心以外的事物產生作用，而這一切的思想和行動的幕後主公，卻不知道究竟是什麼，這不就是神通變化的不可測嗎？

所以，佛經中說，佛菩薩的神通不可思議。這就是對法身神通而言。

佛的神通固然是神奇不可思議，豈知一切衆生的業力，也是一樣的神奇不可思議；神通和業力都是一樣的神奇，他們的本質是相同的。所以，如果衆生能夠將自身的業力經過修行而轉變，證入自性法身，就成爲法身的神通了。

因此，有古德說：「青青翠竹，悉是法身。鬱鬱黃花，無非般若。」龐居士說：「神通與妙用，運水及搬柴。」這種解釋，是實實在在的老實話，絕對沒有虛假。

本文選自南懷瑾《禪海蠡測語譯》

# 《神通妙用》報身神通

先要了解什麼是報身，然後才能瞭解報身神通。

一個人生下來，就有身心，這個孃胎裏生下來的心身，就是以往業力的果報，成爲報身。

人的這個報身，在宇宙間受了很大的限制，身和心的應用，只能達到某種限制，卻不能自在如意。

譬如說，心裏想飛起來，可是兩隻腳只能像青蛙似的跳一跳；思想可以像風雲一樣任意飄遊，而身體卻只能在小範圍之中活動。

我們的身心，爲什麼不能返回與本體合一，而產生自在如意的妙用呢？對於這個問題，臨濟祖師曾說過：「人人赤肉團上，有一無位真人，常從汝等面門出入，未證據者看看。」

雲門禪師也說過：「乾坤之內，宇宙之間，中有一寶，祕在形山。」又自代雲：「逐物意移，雲起雷興。」

二位禪師的話，都是描寫我們這個報身所受的限制。道家有句話，認爲人被困限在金木水火土的五行之中，這就是說明，報身是受形體物質的拘束和限制的。

怎麼樣才能打破形質的限制，返回本體，而發起本體自然功能的妙用呢？

要達到這個目的，就需要修持了，要修行達到定和慧雙重的成就，開發天然內慧，覺照大千，再以定力擴充工用，就可以達到神通。所以佛曾經告訴我們，「通」是從定力所發出的，沒有定慧的能力，不能神通於萬變，不能夠自在，不能夠打破物質的限制。

可是，我們這個身心所產生的定慧，是由法身而來的，也就是說，法身是我們定慧的主人翁。

法身的另一個說法是「性」，就是「明心見性」的性，也是「本體法爾」的功能。據佛所說，報身神通的發起，有五種方式，即修通、報通、依通、妖通、鬼通。

報通：這是自然而具有的，天神和人都可能得到神通，中陰身則具有五種神通，即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、神足通。有些人具有神通，是因爲以往多生多世修習定力，或修習神通，功德莊嚴而能生下來就帶有相似的神通力，這就是屬於報通的一類。

依通：藉着符咒法術等而發起的相似的神通，稱之爲依通，這是依賴另外的力量而顯出神通的作用。

妖通：如有魔怪依附在人的身上，這人就有了相似的神通。魔去了，神通也沒有了，這是妖通。

鬼通：有鬼附在人身，使這個人有相似的神通力，通常這種力量很有限，這是鬼通。

修通：這是用自身定慧的力量，不斷燻修而得的神通，換言之，這是努力修學而得來的。

不論哪一種方式得來的神通，都只限於五種神通，並不包括第六種漏盡通。

那麼，漏盡通是如何得來的呢？一個人證得了佛法中的正覺時，自然就有漏盡通了。修行證得了羅漢果，也具備了各種神通，但是，因爲小乘的羅漢，沒有證得如來正覺，故而不能像佛一樣圓滿具六神通。最高成就的羅漢，有些也是沒有漏盡通的。

本文選自南懷瑾《禪海蠡測語譯》

# 《神通妙用》佛對神通的態度

佛雖然具備了各種的神通，但是卻並不重視神通，相反的，佛還極力反對重視神通的觀念。爲什麼呢？這是因爲神通也是虛妄不實的事，就像世上的一切的事物一樣，都是無常，都是虛幻的，等到時限來到，都會消滅，神通也無法挽回，連自己具備的神通本身也會消失無蹤，所以佛才極力反對人們執著神通。

佛的弟子之中，有一個目犍連尊者，是神通第一的人，等到無常到來，他非死不可的時候，他曾經運用神通的力量，躲到天堂，躲到地獄，又躲到二鐵圍山中，神通力都用盡了，躲也躲不掉，仍然是死。

所以佛說，有神通不必得意，這不過是魔術一樣的玩意兒，是虛幻不實的，只有法身寂滅，性空緣起，纔是真實的。

從法性本體的立場來看，一切宇宙萬有的各種人和其他生命，都是變化而偶然存在的。再說得清楚一些，這些人物衆生和宇宙間的一切，都是受時間的限制，只有一段時間的存在，終致毀壞，結果是空。在他們存在的時候，也是因爲許多因素的聚合，而假借着一個形質存在而已，形質毀時，一切豈不都是虛幻嗎？

心的力量加上一個有形的身，如此的具體，尚且不可能永久存在，更何況由這個心身所產生的神通，更不可能長存不滅了，一個人怎麼能夠依賴這種虛幻的事而自得呢！

這個道理，一定要徹底參透，然後纔會瞭解，神通並不是沒有，只是幻變而產生的，也是無常的。

本文選自南懷瑾《禪海蠡測語譯》

# 《神通妙用》修來的神通

如果想了解修行而得的神通，必須要了解心物一元的道理。

心和物二者本來是一體的，心爲主，而這個心，通着本體靈明妙性的功能。物就是心的作用，這個物，是依附於靈明妙性的一種物質形體。這心物二事，實際上就是一回事，一就是二，二就是一。也可以說，這一回事的一邊是體，一邊是用，體用二者合起來，就是心物一元。

《楞嚴經》中說：「不知色身，外洎山河虛空大地，鹹是妙明真心中物。」所以說，山河大地（即物質）與這個身心（身也是物質），同是一個體所生的。佛學中，唯識學的原理也持同樣的說法，認爲山河大地與我們的身心，都是由第八阿賴耶識所變生出來的。

現在暫不討論山河大地，只談一談我們的心身。這個心身，就是心物一元，心身是一元中的二用，即體和性。

既然心身二者爲一元，修定的人，不能說只對付自己的心，使其能夠得定即可，而不管自己的身。如果身體不調順，這個心又如何能夠得定？反過來說，如果心不能定，這個身又如何能夠調順呢？

所以說，要修定慧，首先要調整心身，心身能夠調順好，定力就可以開始發展。日久天長，功夫漸增，此心此身可以打成一片，好像和虛空一樣，然後可以返合於本體，再發生妙用，與本體的功能相呼應。於是，「感而遂通」，神通妙用自然就有了。

本文選自南懷瑾《禪海蠡測語譯》

# 《神通妙用》幻境相似神通之錯誤

凡是學佛參禪的人，或是其他宗教的修行人，以及各種各類的外道，大家所有用功的基礎，都是從禪定開始。這個禪定的意思，就是平常所說的靜。

譬如說，練習打坐這件事，也不過是禪定工用的一種姿勢而已，不可以說禪定就是打坐。在開始練習禪定的時候，一個人很不容易寧靜下來，多半是滿腦子胡思亂想。等到稍稍能夠靜一點下來的時候，就會很容易產生兩種現象：

（一）感覺自己身體起了變化，例如氣血十分流通，有舒服的感覺，小腹部丹田也發暖；或者是一身發冷發熱，又癢又出汗；或者在不知不覺中，自己就搖動起來；或者感到渾身輕鬆愉快；或者感到有東西在身體內流動。

像這種身體的變化感覺，可能是一種，可能有幾種，可能有規律，可能沒有一定的法則，隨時都會發生。時間久了，身體狀況進步，自己可以感到健康增進了，頭腦也十分清爽，似乎是耳目聰明，氣色光潤。

這種種的反應和現象，其實都是靜中所發生的必然現象，不足爲奇，不過其中當然也有一番道理。

我們的身體，具有一種生機不絕的力量，是人體的潛在功能，在生理學上，稱這個潛在功能爲本能活動。

本能活動，並不是隻在思想意識活動時才起作用，它是隨時隨地不知不覺間都在起作用。在思想意識不活動時，它的作用反而更爲顯著。例如，人在睡覺的時候，右側睡久了，用不着思想意識的指揮，本能的活動就會使人翻身到左側去睡。又如人忽然要跌倒時，他的手腳四肢，都會自動去支持自己的身體，這也是不需要經過意識，而是本能活動起的作用。

這種本能，是身體新生力量的生機，如果有思想意識混合一起，反而會干擾或障礙本能活動。因此，思慮過度或勞動太多的人，常常會感覺疲倦，損害健康。所以，病人一定需要休息，才能恢復健康。醫生們認爲，休息和睡眠是不花錢的營養品，就因爲人在睡眠休息時，意識成爲潛伏少動的狀態，這時，生理本能活動就增加了作用，使精神充沛，健康恢復。

人在習靜禪定之中，意識也漸漸走入寧靜潛伏狀態，本能活動的作用增強，使人漸感體力精神增加，身體輕鬆愉快，這是靜相中之自然、必然、當然的現象，不足爲奇。

但在靜中時，意識的感覺並沒有完全停止，所以，對本能活動的種種現象，會產生知覺。許多人因此以爲自己有功夫了，有道行了，已經通了，超越常人了，洋洋自得，充滿了興奮。對於這種情景，不知不覺地執著起來。一旦執著於這些事，跟着就會產生種種幻覺，進入了佛所說的魔境，而入魔了。

（二）習靜或禪定稍久，另外的一種現象，就是在靜中忽然感到光明顯現。有時，在閉着眼的時候，能感到頭上，或目前，或身體內部，都在發光。有人甚至在暗中可以看見黑夜中所見的一切，像白天一樣清楚。

最初，在幻境中出現了雲霧，好像夢影一樣的，又像真又像假，漸漸地，幻境中一切人物都鮮明清楚起來。最奇妙的是，就是一切隨自己心中所想的出現，如果心中想見菩薩，菩薩就來了；如果想見上帝，上帝立刻就到；想見鬼神，鬼神也應念而生。

進一步深入時，不但可以看見自己要見的，而且可以聽到他們的聲音。日久功夫再深，甚至可以預見許多人事的變遷。屢試屢驗。

於是，自己覺得已經得道了，也得到了神通，已經進入仙佛的境界；甚至，有些人會另外有一個身體，能夠自由出入自己現在的身體，也可以在外面神遊，一切如意自在，稱爲出神。

這一切現象和境界，只不過是一種突然的變幻，這種變幻，是人在靜定的境界中，本體功能偶爾與宇宙的光與電磁相互影響作用而產生的。這種變化與神通相似，但只是幻境而已，如果貪愛不捨這種幻境，自然就會陷入魔境了。

爲什麼靜中會有這種幻境發生呢？說起來，這不過是一種自然功能變幻的現象，這種自然功能，是心理和生理兩方面交互作用而產生的變幻。

在一個人靜久時，心理上的明瞭意識，漸漸沉寂下來，思想理智的作用跟着就陷入了半昏迷狀態。這時候，人的潛意識（唯識學稱獨頭意識，或獨影意識）忽然起了作用，於是就發生了前面所說的種種現象。

不過，這些現象，也不是完全屬於心理作用的範圍。人的生理方面，純粹是物質的，這個物質與宇宙間的聲、光、電等功能是完全一樣的，都可以彼此相互影響而感通。就像道家所說的，宇宙是一個大天地，人身是一個小天地，也就是說，人身是一個小型的宇宙。

人的日常生活，都在動中，與宇宙間的萬物一樣在運動，在放射，在消散。現在忽然將日常的動，改變成爲靜，生理的自然功能，在偶然碰上外光、外力的交互作用時，由動而靜，像是兩個力量在摩擦，不免發聲、發熱、發光。這些聲、熱、光，免不了引起心理上的幻覺。

等到一個人的心理，習慣於變態幻覺時，生理上也就不自覺地進入了變態幻覺。如果自己不能辨別，反而認爲得到了神通，那實在是愚蠢之極了。

一個人到了這種境界，如果不大嚴重的話，就會終日生活在幻覺幻想中，自以爲神仙天人、佛佛菩薩下世等。等而下之，因爲過分執著這個幻境，生理上消耗太多，終至於發狂，或腦充血，或者夭亡，都是必然的結果。

以前香港有一個小和尚，手握小電燈泡打坐，他在打坐時，可以使燈泡亮起來，常常表演，大家都以爲他神奇，過了兩年就夭亡了，實在愚笨得可憐。

靜中感到的各種魔境，在《楞嚴經》中都有詳盡的分析和解釋，這裏不再多述。初期翻譯的佛經，都將「魔」字譯爲「磨」字，因爲磨的含義，有磨鍊和磨折的意思。後期翻譯的佛經，才改爲「魔」字，魔字與魔鬼妖精發生聯想，就進入神祕的範圍了。

學人應該常常用智慧來判斷，不能隨便而糊裏糊塗陷入了魔境，成爲精神病，或精神分裂症。這種現象絕對不是成佛得道，一定要特別小心認清纔是。

修靜習禪定的人中，女性和幼童，比較容易發生第二類光幻現象。其次，生理上有病態，心理上多幻想，以及智力愚昧的學人，也容易發生這類現象。與生理、心理都有關係，非常複雜，暫時不加討論。唯女性和幼童，容易得到定力，但慧力則稍差；男性則容易得到慧力，而定力卻難。定慧不能調和，也是心理和生理上天然的差異，除非是修持功夫長久的人，否則想得到定慧相等的正三昧，是很不容易的。

修禪定習靜的人，多數是在昏沉迷惘的狀態中，纔會發生光影幻覺作用。這時的昏沉，好像被催眠時的昏迷那樣，自己絲毫不知，潛意識跟着發起作用；再加上個人貪着於幻境，心理意識也就趨於錯覺，終於沉入了魔境。

如果在幻覺發生的時候，能夠保持自己的清明智慧，不隨任何幻覺、幻境、錯覺等的轉移，在任何光色音聲幻境之中，絲毫不加註意，置之不理，最後一切的感覺反而消失了，自己也不會落入昏沉的境界，也不會散亂，而進入一個靈靈明明無物的境界。這樣繼續下去，才能得到正定，也就是真正的定力。

《金剛經》上說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……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」

所以說，一切的幻境，都是虛而不實的錯覺，不可以當真，更不可去執著它。不但幻境不可以當真，就是定相出現，也不可以當真，因爲定相雖然是好事情，但也是屬於《金剛經》中「凡所有相」中的一相，所以，這個相也是屬於虛妄的。

許多學佛學道的人，自己落入了幻境之中，而不自知，還要替別人看光看影，判斷人家的吉凶禍福，以得道的人自居。所以學人要絕對慎重，千萬要戒除這些事纔對。

如果能夠不當真，不執著這種現象，瞭解這些靜中的生理變化，只不過是因爲心意識的作用使自己有這一切的感覺而已，並且要立刻檢察而覺悟，使自己的心念保持不動，一切自然會雨過天晴。幻境過去，就會更進一步了。

本文選自南懷瑾《禪海蠡測語譯》

# 《神通妙用》正定所發之通明

佛經上說「通自定發」，表示神通是從定中發出來的能力。不過，這裏所說的定，並不是普通的靜境，而是正三昧定。

什麼是正三昧定呢？依照境界和程度，正三昧定共分爲九個階段，稱爲「九次第定」。九次第定中的第四階段就是四禪定。達到了四禪定，就是達到了「舍念清淨」的境界，思想意識都不起了。

修行達到了四禪定，時間久了，功夫也深了，再依照應該遵循的方法繼續修持，漸漸的，身體氣脈都轉變了，這個身體已經大大不同於以往的自己。後來心身就完全融合在一起，心息也可以自由地控制，能夠很快地入定。

定後，自己的感覺和感受都沒有了，如果要從定中出來，隨意應用，就能將普通的常光與本體的功能合而爲一。於是通明的力量就有了，這個通明的力量運用起來就是神通。所以「通自定發」，要得到神通，必先修到頗深的正三昧定纔行。

《楞嚴經》中說：「隨拔一根，脫粘內伏。伏歸元真，發本明耀。耀性發明，諸餘五粘，應拔圓脫，不由前塵所起知見；明不循根，寄根明發，由是六根互相爲用。」這裏所說的伏歸元真，就是心身寂定入定而返回本體自性之中。在這個境界長久下去，體性的功能就自然自在地發出光明來了。

這些事的真實情形和境界，很難用言語文字加以描寫。若用文字言語去形容，反而會使人執著於文字，成爲一種障礙。

其實，最重要的事，就是先能夠開悟，解決了心的問題。但是，解決了心，使自己不再隨着妄念流轉，仍是隻解決了一半的問題，必須再能將自己的色身（物）轉變，纔能夠使心物一同返歸法爾本性。到那個時候，體和用二者，都可以自由自在了。

學習密宗的人認爲，顯教和禪宗都不修氣脈，不理色身，所以不能夠在此生之中成功，也不能得到神通。豈不知，禪宗的法門，是以直見本性爲重點，如果真能夠徹底見性，那麼神通妙用自然都有了。正像《楞嚴經》上所說的：「性火真空，性空真火」，地、水、火、風等也是一樣的性質。

能夠證見本性的人，一切都可以應用，毫無阻礙，因爲一切都是自己本來已經具有的，用不着向外去尋找。如果說自己還不能夠有這個能力，那是因爲功夫沒有到達，程度還比不上前輩的標準，所以力量不夠。

不過，神通雖然是奇妙的用途，到底是幻妄的，沒有證到正覺，未得漏盡通的修行人，如果偶然有了五神通，多半會跟隨神通的境界而流轉，迷失了自己的方向，而墮於魔道或外道的範圍。

佛法是以正知正見爲重心，是用這個正知正見教導世上的人們，使一切衆生都能得到智慧的解脫，纔是最高的圓滿目標。如果用神通作爲教化的方法，反而容易使衆生迷途於神祕和虛幻，錯過了證得正覺的真正道路。

因此，釋迦的遺教，是絕對禁止神通的，就是因爲避免衆生誤入歧途的緣故。經典上說，大阿羅漢也有神通，也沒有神通，不論有神通或沒有神通，他們能得漏盡通的資格，都是一樣的（見《大智度論》）。

禪宗最重視正確的見地，所以並不重視神通這樁事。在禪宗叢林中，有一種規定，凡是顯弄神通迷惑衆人的學人，一經發現，立刻放逐，趕出叢林。佛的正法眼藏，依賴這條戒律，纔能夠保持正路，而沒有流入邪魔外道之羣。

禪門的祖師們，因特殊原因，需顯現神通時，平常必定裝瘋賣傻，表示癲狂以作掩飾，他們更不會接承禪門的正印。凡是要承受正印傳法，荷擔慧命的祖師，則絕對不談神通，反而以平常實在的作風，做一個普通的人，做一個人天的表率。茲節錄禪門古德神通事蹟如下，以證明禪宗並不是不能即身成佛，也並不是沒有神通，只是因爲不願意以神通爲標榜而已。

隱峯禪師……冬居衡嶽，夏止清涼。唐元和中，薦登五臺。路出淮泗，屬吳元濟阻兵，違拒王命。官軍與賊交鋒，未決勝負。師曰：吾當去解其患。乃擲錫空中，飛身而過。兩軍將士仰視，事符預夢，鬥心頓息。師既顯神異，慮成惑衆，遂入五臺示滅。

普化禪師。臨濟初開堂，師首往贊佐。唐鹹通初，將示滅，乃入市謂人曰：乞我一個直裰！人或與披襖，或爲布裘，皆不受，振鐸而去。臨濟令人送與一棺。師笑曰：臨濟廝兒饒舌。便受之。乃辭衆曰：普化明日去東門死也。郡人相率送出城。師厲聲曰：今日葬不合青鳥。乃曰：明日南門遷化。人亦隨之。又曰：明日出西門方吉。人出漸稀。出已復還，人意稍怠。第四日，自擎棺出北門外，振鐸入棺而逝。郡人奔走出城，揭棺視之，已不見。惟聞空中鐸聲漸遠，莫測其由。

瑞巖彥禪師。嘗有三僧，胡形清峭，目若流電，差肩並足致禮。師問曰：子從何來？曰：天竺。曰：何時發？曰：朝行適至。曰：得無勞乎？曰：爲法忘勞。諦視之，足皆不踏地。師令入堂，上位安置。明旦，忽焉不見。又嘗有村媼來禮，師曰：汝莫拜，急歸救取數百物命。媼歸，見其婦方拾田螺歸，媼因亟投水中。又數家召齋，一一同時見師來赴。生平神異之跡，不可勝述雲。

大道谷泉禪師，性耐垢污，撥置戒律，眼蓋衲子；所至叢林輒刪去，師不以介意。得法於汾陽昭禪師。……山有湫，毒龍所蟄；墮葉觸波，必雷雨連日，過者不敢喘。師與慈明暮歸，時，秋暑。捉明衣曰：可同浴。明掣肘徑去。於是師解衣躍入，霹靂隨至，腥風吹雨，林木振搖。明蹲草中，意師死矣！須臾，晴霽，忽引頸出波間曰：（內力外口）！明嘗遣南公謁師，師與語，驚曰：五州管內，乃有此南扁頭道人耶！及南公住法輪，師復以偈招之。南公以師坦蕩忽繩墨，戲酬以偈曰：飲光論劫坐禪，布袋經年落魄。疥狗不願生天，卻笑雲中白鶴。後住保真庵，蓋衡湘最險絶處。夜地坐祝融峯下，有大蟒盤繞之。師解衣帶縛其腰，中夜不見。明日，策杖遍山尋之，衣帶纏枯松上，蓋松妖也。……嘗過衡山縣，見屠者斫肉，立其旁，作可憐態，指其肉，又指其口。屠問曰：汝啞耶？即首肯。屠憐之，割巨臠置鉢中，師喜出望外，發謝而去；一市大笑，而師自若。以杖荷大酒瓢，往來山中，人問（注：書中是「間」）瓢中何物？曰：大道漿也。……嘉佑中，男子冷清，妖言誅。師坐清曾經由庵中，決杖配郴州牢城。盛暑負土經衢，弛擔作偈曰：今朝六月六，谷泉被氣（上祝下土），不是上天堂，便是入地獄。言訖，微笑，泊然如委蛻。闍維，舍利不可勝數，郴人塔之，至今祠焉。

雲居膺禪師，結庵於三峯，經旬不赴堂。洞山問：子近日何不赴齋？師曰：每日自有天神送食。山曰：我將謂汝是個人，猶作這個見解在！汝晚間來。師晚至，山召膺庵主，師應諾。山曰：不思善，不思惡，是甚麼？師回庵，寂然宴坐，天神自此覓尋不見。如是三日乃絶。

仰山禪師。有梵僧從空而至。師曰：近離甚處？曰：西天。師曰：幾時離彼？曰：今早。師曰：何太遲？曰：遊山玩水。師曰：神通遊戲則不無闍黎，佛法須還老僧始得！曰：特來東土禮文殊，卻遇小釋迦。遂出梵書貝多葉與師，作禮乘空而去。自此號小釋迦。

黃檗禪師，閩人也。幼於本州島黃檗山出家。額間隆起如珠，音辭朗潤，志意衝澹。後遊天台，逢一僧，與之言笑，如舊相識。熟視之，目光射人，乃偕行。屬澗水暴漲，捐笠植杖而止，其僧率師同渡。師曰：兄要渡自渡。彼即蹇衣躡波，若履平地。回顧曰：渡來！渡來！師曰：咄！這自了漢，吾早知，當斫汝脛。其僧嘆曰：真大乘法器，我所不及！言訖不見。

本文選自南懷瑾《禪海蠡測語譯》